

[长篇小说]

政法

ZHENGFA 许开祯◎著 SHUJI

如果执法者爱上罂粟
法律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土壤……

光明日报出版社

书记

政法书记

ZHENGFA SHUJI

许开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法书记 / 许开祯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9

ISBN 7-80206-356-6

I.政... II.许...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631 号

政法书记

作 者: 许开祯

责任编辑: 赵馥琼

装帧设计: 娜 佳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27 (咨询), 64959556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55, 64916483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356-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抱屈上任

“怎么赔？”马其鸣忍不住问。

“还能怎么赔，”秘书小田吭哧了好长一阵，才愤愤地说，“童小牛硬要季小菲陪他上床，说只有上了床才表明季小菲是真心悔过。”

啪！马其鸣手里的笔断了。他咬住牙齿，问：“这个童小牛到底是什么人？”

28 第二章 风波迭起

他怎么也看不出，这个只念过三年小学尔后便四处流浪靠乞讨长大的孤儿竟然会成为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个核心人物。就连童小牛也不会想到，小四儿的背景远比他深远，能量也绝不在他之下。不过，这小子会装，也装得像。

59 第三章 泣血的露水

她常常捧住自己的胸乳，喃喃自语道：“这么好的一对宝物，咋就会长在我身上呢？”或者，就换上一件件新买的文胸，带着欣赏的、陶醉的、迷蒙一片的目光，在镜前痴痴地站上一两个钟头，然后长长舒上一口气，拨通桃子电话：“桃子，我又买了文胸，你要看吗？”

85 第四章 惊弓之鸟

正说着话，李钰的电话响了，刚一接通，电话那边就传来声音：“李队，我们又抓获六个卖淫女，其中有两个……”

“怎么了？”

“她们是吸毒者，身上藏有毒品。”

113 第五章 暗影浮动

男人说出了—个十分可怕的事实！桃子只觉得脑子里轰—声，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度过的，她—点也记不清了。等她走出牧羊人家时，夕阳已笼罩了整个三河，桃子昏昏沉沉往回走，脑子里只记着—个数：二十万！

145 第六章 城头变幻

正这么想着，他怀里那部手机发出—声信号，李春江知道有短信了，借故走进洗手间，掏—看，果然是老曾安排进去的内线发来的，上面有—行字：死者跟童有关。

180 第七章 非常事件

苏紫竟恨恨地在他脸上吐了—口唾沫！马其鸣被这—口吐沁住了。见他发愣，苏紫突然爆发了似地吼：“你走，走啊，你们这些当官的，没—个好的！”

215 第八章 大揭秘

“三叔，你是我亲叔，我能骗你吗？”小六子急得要哭，“他们，他们早就有除你的心啊，半月前，他们就让我在料场的电锯上做手脚，我下不了手，他们还打了我啊——”

245 第九章 再起风云

她柔性十足的声音—旦图有预谋，是很危险的，因为男人的理智往往会让那种充满蛊惑的女性柔情演变成另—种东西。吴达功后来想，那东西叫妄想，是欲望的另—种成分，没有哪个男人不情愿醉死在温柔乡里，况且是欧阳这种女人营造的温柔乡。

284 第十章 血染三河

“姓马的，你是—个罪人，你知道不？没有你，三河不会死这么多人，老子也不会杀人。马其鸣，你才是真正的刽子手！看到血腥你很满足是不？哈哈，那就让你看个够！”说着，唻—声，朵朵胸前的衣服被撕开了，露出—大片白。

329 尾 声

风从打开的窗户外吹进来，掀起桌上两页纸，幽然落下。马其鸣轻轻捡起，只看了—眼，泪水便夺眶而出。

是梅涵从香港寄来的离婚协议，外带着告诉他，欧阳子兰已经故去，就葬在那块他们曾经坐着观海的岩石下。

第一章

抱屈上任

1

车子在驶往三河市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马其鸣的心情仍然郁闷难平。从昨天到现在，马其鸣的情绪始终处在一种似痛似愤的不平中，他做梦也想不到，省委会来这一手，把他突然地从景山开发区副指挥的位置上撤下来，挪到三河去。这个决定太令他震惊，他几乎无言以对。

马其鸣认定，这跟半月前召开的现场会有关。

半月前，景山开发区在二号施工段召开现场会，省委佟副书记亲自到场，陪同他的有开发区总指挥、景山市市长许大康，还有省建设厅、省计委等方方面面的领导。二号施工段是开发区示范工程，由曾副指挥亲自抓，马其鸣平常很少来这儿。市长许大康向佟副书记详细介绍了二号施工段的建设过程，还不无得意地领着佟副书记参观了新建成的开发区统办大楼、科技信息城等。

佟副书记看上去很高兴，不停地对开发区的建设表示肯定。就在主客双方露着轻松的笑容往会议厅走的一刻，马其鸣突然指着不远处被开发区工作人员强行阻断脚步的人群说：“那儿发生了什么事？”他这一问不要紧，市长许大康脸色突然变绿，表情近乎僵直。已经迈上会议大厅台阶的佟副书记

停下脚步，看了许大康一眼，说：“过去看看。”

这一看，就把现场会的欢乐气氛彻底给砸了。

被工作人员阻挡住的是闻讯跑来跟佟副书记讨工资的民工，没等佟副书记到跟前，他们便强行冲断阻止他们的人墙，扑向佟副书记，声称要是今儿个不发清工资就不让佟副书记走人。许大康脸色由绿转黑，一股火焰从脸上噗噗冒出来。曾副指挥更是乱了手脚，冲手下喝：“快把人弄走！”当时佟副书记并没发话，只是目光不停地在他们几个脸上扫来扫去。如果马其鸣再不添乱，或许事情的结局也没那么糟，偏是他按捺不住，指着领头的民工说：“你过来，有什么问题慢慢讲，不要开口闭口就喊不活了。”

这一讲，就把二号施工段长期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给抖了出来，现场会因此而中止。佟副书记责成建设厅立刻组织力量调查此事。调查会上，马其鸣再次向许大康和曾副指挥发炮，将他听到和看到的诸多造假现象一一点了出来，气得许大康直拍桌子。要说，马其鸣当初担任这个副指挥，也是许大康亲自点的将，怎么关键时候一点也不给许市长面子呢？

马其鸣自己也想不通，当然，他绝无给许市长故意抹黑的不良动机，他只是不愿看到拿棍棒把民工狗一样驱开的恶劣场面。他们讨的只是那可怜的一点点苦力钱呀。资金紧张是不假，但这能成为理由？按他马其鸣的理解，要是真紧张到连民工工资都开不出，这开发区宁可在建！况且，他也是副指挥，紧张不紧张他比谁都清楚。“太黑心了！”记得他当时就这么冲许市长拍了桌子，把不满和愤怒拍了出去。

事后谁都说，他马其鸣有点过，不该当佟副书记的面玩这套，更不该一个人出风头，把大家在开发区的功劳都给抹了。马其鸣自己也有点后悔，没想事情会闹那么大，佟副书记会当场停了许大康的职，而且紧跟着召开另一个现场会，将他在调查会上一激动说出来的诸多事儿一一做了调查，这才揭开了开发区不为人知的一面。

开发区怨声载道，声讨马其鸣的声音比推土机的声浪还高。马其鸣预感到不妙，但他决没想到，事情的最后结局会是这样：开发区集体大换班，他本人被调到三河市担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我不服！”马其鸣心里重重地说了一声。

这话他是昨天当佟副书记面说的。组织部长委婉地向他传达了省委刚刚做出的这一决定后，马其鸣首先想到的便是挨了一刀。就因为他比别的公鸡

多打了几声鸣，就因为他敢把脖子伸出来，快刀便架在了他脖子上。

佟副书记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意味深长地盯了他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派你到三河市去，也是省委反复酝酿过的，开发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你是学政法的，应该到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去。”

更适合自己的位置？车子里的马其鸣忽然笑笑，笑得有些悲凉，有些惨淡。

马其鸣是西北大学政法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在省委政法委，从秘书干起，一路干到了处长。佟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那年，马其鸣被下派到一个县当县长，算是第一次接触基层。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刚刚体验到跟省委大院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纸调令又将他抽回，继续在政法委做事。那时候的佟副书记已成了省里的实力派，前程不可估量，马其鸣小心翼翼陪着他，担当秘书的角色。可是这个秘书老是惹事，总把一些不该捅出去的事捅出去，好几次都弄得佟副书记很被动。马其鸣至今还记得佟副书记教诲他的样子。佟副书记似乎永远不愠不怒，但目光里却含着不容你违抗的威严。他批评马其鸣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啥时候你才能稳下来，干事光靠激情远远不够，激情是什么？对成大事者来说激情就是毒药！”

成大事者？马其鸣摇摇头，他压根没想过要成什么大事，他这辈子只想按自己的心愿活。是的，自己的心愿。可马其鸣越来越发现这事儿有点难，尤其对一个误入仕途的人，这种活法简直就是折磨人！总有东西逼迫你放弃，逼迫你朝与自己心愿相反的方向走。可马其鸣不甘心！

甘心不甘心由不得他，就如同现在，尽管他十万个不情愿，还是乖乖地坐上了车，赶去上任。有什么办法呢？

马其鸣苦苦地笑了一下，想想自己走过的路，真是感慨万端。

回到政法委不久，因为一件事他惹起风波，迫不得已，佟副书记再次把他下放到县上。这次是更穷的一个县，而且点名让他当县委书记。马其鸣自己倒不觉得苦，穷县富县对他来讲没啥区别，他倒是喜欢那种自己说了算的感觉。可是两年后，佟副书记将他召回，不问青红皂白，劈头便训。马其鸣这次没表现出恭顺，而是很不客气地顶起来。

“我做错什么了？两年里我让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三百多块，救活了三家国企，修通了两条乡村公路，解决了长达五年的拖欠教师工资难题，难道这些你都看不见吗？”

佟副书记叹了口气：“当然，你说的这些都没错，如果单论政绩，你应该受到表扬，怎么表扬都不为过。可是，你犯了一个大忌，你不该不守规矩。你想想，一年内你撤换掉四十三位部局领导，把老县长气得住了院；这还不算，你竟敢将一位名声非常不好的交际花一步到位提到旅游局长的位子上，惹得风波四起，这样下去，你还怎么干？！”

“交际花？”马其鸣惊愕地瞪住这位自己视为恩师的老领导，有点冲动地说，“连你也这样想？比起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酒肉干部，她不知强多少倍。她能干，我怎么不能提拔她？”

“能干就提？”佟副书记放缓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我的马书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忘了，凡事都有规矩，大破规矩独立行事不是一个成大事者的选择。”

“我不想成什么大事！”马其鸣几乎是在冲佟副书记吼了。

这一吼，他便被佟副书记彻底挂了起来，将他安排在政法委下面一家政法杂志里，当个副总编，算是过了一年多不痛不痒的日子。直到开发区挑选干部，许大康找佟副书记要人，马其鸣才又回到火热的生活中。

想不到，这一次他得到了同样的下场。

“真是不思悔改呀。”佟副书记恨铁不成钢地这样说。

“我就不思悔改。”马其鸣像是跟谁斗气似地说。发现自己是在车里，马其鸣有点伤心地收回思绪，他真是舍不得开发区呀，原打算在那儿拼上命地干，把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全都融到开发区的建设中，真正建起一座富有时代特色和奋飞精神的新景山城，也不枉他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走一场。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还不知等待他的三河市又是啥景观呢。

手机响了，接通一听是省委组织部长，告诉他他们已到了三河。马其鸣嗯了一声，没再多话。省委简直就跟赶着鸭子上架一样，昨天刚宣布，今天就逼着上任，为示隆重，还特意让组织部长前来宣布。这规格怕也只有他马其鸣能享受到。

车子猛地一抖，像是要从公路上弹出去。马其鸣惊了一下，忙问司机怎么回事。司机惊着声说：“是一辆摩托车横穿高速。”马其鸣探出目光，果真见一辆摩托飞扬而去，骑车的是一农村青年，头发被风吹得乱扬，很威风的样子。他不高兴地骂了一句：“真是不懂规矩，高速公路怎么能乱穿？”

司机稳下神说：“这一带的高速路都这样，凡是经过村庄的地方，村民们

都把护栏剪开，强行横穿，已经发生不少起事故了。”

马其鸣哦了一声，发现车子已到了三河地界。这片土地他并不陌生，当初在佟副书记手下做事，陪同他来过几次。他对三河的印象是，典型的农业大市、经济小市。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跟横穿马路的年轻人一样，有一种自以为是张扬。当然，他希望三河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能有所改变。车子又行了片刻，快到吴水县城的时候前面发生堵车，黑压压的车辆塞满公路。司机叹了一口气，缓缓将车停下。马其鸣看看表，离他跟组织部长约定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他们计划在十一点四十跟市领导见面，然后午餐，下午开大会宣布。对这些程序，马其鸣一向看得很淡，不就不上任吗，搞这么隆重有何必要？

车子停了二十分钟，还不见前面的车辆有动静。马其鸣有点不耐烦，让司机下去看看，到底是车祸不是？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司机惶惶地跑来，说：“不好了，马书记，前面有人上访。”

“上访？跑公路上上访？”马其鸣感到不可思议。

司机噤着嘴，没敢马上回答。不过，他的脸色很不好，像是受到突然的惊吓，一片惨白。

“到底怎么回事？”马其鸣忽然预感到什么，声音锐利地问。

“是……是……”

“是什么？”

“马书记，有人打着牌子找你告状。”司机总算结结巴巴把前面的情况说了出来。马其鸣听完，果断地跳下车，也不管司机在后面喊什么，就往前走。果然，越往前走车辆越多，人也围得黑压压的。除了被堵车辆上的人，还有四下跑来看热闹的群众。马其鸣走到跟前，就见路中间果真跪着一青年妇女，三十岁左右，双手举着一个纸牌，上写：求马政法替我申冤。

马政法？马其鸣的眼睛被这三个字猛地一烫，脑子里快速闪动：这女人是谁，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路过？他往前挤了挤，才发现路中间还有两位老人，像是夫妇。老头手里拿厚厚一叠纸，每驶过一辆车就往里面塞几张，还隔着车窗问：“你是新来的马政法吗？”见车内的人摇头，老人脸上露出很深的失望。不过，他像是很固执，非要一辆一辆地问过。正是老头的这份顽固，路上才堵了那么多车。公路另侧，老太太抱着一小女孩，也跪着，面前铺开长长的一块白布，上面写满黑字。马其鸣挤过去，顺着白布一看，心猛地就揪住了。

跪在马路中间的女人叫苏紫，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她丈夫叫陶实，是个小车司机，因发生交通事故被关进看守所，接受调查。万万想不到的是，陶实被狱霸活活打死在看守所。苏紫到处上访，要求严惩凶手，为丈夫申冤。她的眼泪洒满了漫漫上访路，狱霸童小牛却被无罪释放，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她怎能甘心？她不相信丈夫的血会白流，她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会让人白白死去。可是，这世道，谁替她做主？

马其鸣看到这儿，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他听见边上群众议论纷纷，说苏紫几个月里天天下跪，膝盖都破了几层皮，可丈夫的事仍得不到公正处理。“黑暗啊！”有人恨恨叹了一声，转身离去了。马其鸣没敢多呆，悄悄抽身出来，心事浓重地往回走。这一次他没有激情用事，感觉自己就像逃开一样，有点对不住跪着的苏紫。可是，当着这么多群众的面，他就是挺身而出，又能给她什么承诺呢？

承诺不是想做就做的呀！

马其鸣有点悲凉。

但是，他却牢牢记住了苏紫这个名字。

2

李春江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

得悉苏紫没能堵住马其鸣，李春江心里漫上一层绝望。难道他也不敢接这状子？还是苏紫错过了他？不可能，李春江相信苏紫不会错过。一切都是他精心算计过的，为了打听到马其鸣上路的准确时间，李春江不惜动用省城公安界的朋友，让交警一路跟他联系。直到马其鸣快到吴水的时候，他才安排苏紫一家去高速公路，而且，他还特意跟高速路的交警交待，千万别阻断苏紫的上访，就算帮他一个忙。

李春江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呀。只要马其鸣一踏上三河地界，一坐在他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力量包围，苏紫再指望他申冤，怕就成了水中望月。

可就是这样算计，也没能帮苏紫把冤情呈到马其鸣手上。

“一定是他也怕这案子，或者就是有人提前打了招呼！”正乱想着，郑源

打来电话，质问苏紫上访是不是他安排的。他刚说了声是，郑源便大发雷霆，骂他是往死里害苏紫。

“知道不？苏紫刚离开高速，就有一辆摩托车飞驰着向她撞去。若不是我安排人保护，这阵她就没命了！”郑源的声音很高，震得李春江耳膜疼。李春江感到震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如此下毒手！半天后他问：“苏紫现在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春江，你就别再瞎管闲事好不？算我求你好了。”郑源的声音突然软下来，真像是求他似的。李春江真是弄不明白郑源，按说陶实出事，最急的应该是他郑源，可是他却一次次阻拦自己，不让把事情往大里闹。李春江有点泄气，而对方下如此黑手，也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下班后，李春江回到家，女儿朵朵还没回来。他放下二十元钱，给朵朵留张条子，告诉她晚饭自己想办法，便往医院赶。

李春江的妻子叶子荷住院了。几个月前她说乳房那儿不舒服，李春江没在意；结果前几天乳房形成肿块，李春江这才怕了。医生初步诊断为癌变，详细结果还没出来。李春江脚步匆匆赶到医院，先往主治大夫那儿奔。刚到门口，便听到两位大夫谈论病情，正是他妻子叶子荷的。李春江听了没几句，头里便轰一声。他推门扑进去：“大夫，我妻子到底怎么样？”

两位大夫交换了下眼神，其中一个说：“李局长，请跟我来。”

李春江被带到一间办公室，负责叶子荷病情的周医生说：“很抱歉，李局长，下午我们经过会诊，确诊你夫人的乳腺已经癌变。”

什么！尽管之前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听到周医生明确的答复，李春江还是惊得说不出话。癌？多么可怕的字眼呀。他的脸色瞬间蜡黄，心情陷入极度的恐慌中。半天，他抹抹额上的冷汗，结巴着说：“周医生，已经肯定了吗？”

周医生点点头，表情也很沉重。

“那……会不会有危险？”李春江感觉自己已经接不上气了。

“暂时还不会，不过得抓紧手术。目前情况看，手术的意义还很大，我希望你尽快做通病人的工作，跟我们积极配合。”见他不停地擦汗，周医生顿了顿，接着说：“要说乳腺癌也不是多可怕，但你夫人癌变的部位比较特殊，离肺部很近，如果发生转移，就很难控制了。”

周医生还在说，李春江脑子里早已空空一片，关于病情拖下去的后果他

一句也没听进去。

回到病房，发现桃子也在。两个女人正在说笑，护工不知去了哪儿。李春江强装欢颜，跟桃子打过招呼。桃子问他怎么没去会上蹭饭，李春江不明白地盯住桃子。桃子说：“今天不是马书记上任吗，各路神仙都来了，你这神仙怎么没去凑热闹？”桃子这人就这样，不管什么场合她都显得快活有余，仿佛那张脸从没阴过。有她陪着叶子荷，叶子荷看上去精神了许多。

李春江随便支吾几句，便坐在病床边，问叶子荷今天感觉咋样，想吃点啥。

桃子惊讶了一声，说：“老夫老妻的了，还这么肉麻，也不怕我吃醋。”正说着，桃子的手机响了，是郑源，问她在哪儿。桃子说我还能在哪儿，陪子荷呗。郑源问李春江在不？桃子故意说不在：“现在的男人，巴不得老婆出事呢，跟你一个样，又不知让哪个妖精勾走了。”说着还冲李春江吐了下舌头。不知怎么，李春江心里忽然翻上一层浪，觉得桃子不该开这种玩笑。桃子再拿话训他，他便没好气地发火道：“你能不能正经点？”郑源大约听见了李春江的声音，告诉桃子别走开，他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郑源赶到，一进门便问结果出来了没，医生到底咋说。李春江躲闪着目光，装做没事地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良性瘤。”桃子马上说：“我就说嘛，这么漂亮的美人，老天怎么舍得她得那种病呢。这下好了，不用担心了。哎，子荷，快说，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叶子荷这一住院，什么胃口都没了，平日爱吃的东西，只要一端嘴前便反胃。她问李春江：“朵朵呢，她怎么吃？”李春江说：“我留了钱，她自己会吃，你想吃什么？”没等叶子荷回答，他又说，“看我这忙的，给你连饭也做不了，明天我请假，索性就在医院陪你。”

叶子荷感激地看了眼老公，有点放心不下地说：“我这儿不用你多操心，朵朵马上要考试，不能让她老在外面瞎凑合。”正说着，护工来了。护工是位三十多岁的下岗女工，是桃子托人找的，人很实在，照顾病人也很周到。她提着热腾腾的一盒面片，不好意思地冲几个人笑笑。李春江接过饭盒，要亲手喂叶子荷吃。叶子荷打开他说：“你陪他们去外面吃吧，吃完早点回家，晚上有玉兰陪着我，你就不用来了。”

玉兰便是那位护工。

三个人出了医院，桃子提议去吃火锅。李春江哪儿还有食欲，推说自己

头痛，想回去。郑源看着不对劲，拉过他问：“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那个病？”李春江刚点了下头，泪水哗就出来了。

桃子一听叶子荷真是癌，泪汹涌而下，死死地抓着郑源的胳膊，哪儿还能看见刚才逗笑的影子。郑源叹了口气说：“现在悲伤还不是时候，赶快想办法治疗。这么着吧，你跟桃子先去吃饭，我这就回县上。县医院的秦院长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关系不错，我连夜去请专家，一定要尽早会诊，拿出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案。”说完，丢下李春江跟桃子，坐车走了。桃子这才擦干泪，劝李春江：“你一定要挺住，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没信心，走吧，先吃饭。”说着硬拉李春江去了街边饭馆。

李春江和叶子荷都不是本地人，李春江老家在河北，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在省公安厅，后来又深入基层，一路辗转，最后才调到三河市公安局担任副局长。叶子荷老家在陕北农村，毕业后分在三河市乡下当老师。跟李春江结婚后的第五年，她从乡下中学调到市区，去年通过竞聘担任了三河二中副校长。想不到好日子才开了个头，无情的病魔却突然找上她。

省城来的专家跟三河市医院的大夫经过会诊，确定叶子荷的癌细胞还未扩散，应立即做手术。谁知叶子荷本人却死活不同意。任凭李春江磨破嘴皮，她就是不同意。其实，从住院那天起，叶子荷便预感到自己得的不是什么好病。之所以不把怀疑说出来，就是怕李春江担忧。这么些年，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丈夫和女儿为她担心。眼下丈夫正在人生的又一个节骨眼上，虽然李春江不明说，但是细心的叶子荷却比谁都清楚，丈夫又一次面临着大挑战。更要紧的是女儿朵朵，朵朵马上要高考，如果这时候让朵朵知道妈妈患了癌，要做手术，无疑晴天霹雳。孩子怎能安下心，试还怎么考？这些都是阻挡她做手术的原由。她把痛苦掩藏在心里，笑着跟李春江说：“先保守治疗，等朵朵考完试，一切都听你的，好不？”

李春江抓住她的手：“子荷，不能拖，说什么也不能拖。”

“春江，你不要逼我好不？这些年，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脾气？除了手术，我啥都听你的。”

李春江没有办法了。他也是迫于无奈才将实情告诉叶子荷，原想她会承受不住，会垮掉，没想她比他还坚强、还乐观。但是，他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不做手术呢？

没办法，他只能把说服工作交给桃子去做。他甚至想去陕北老家搬救兵，

求年迈的丈母娘来劝妻子。

电话突然响了，刚一接通，就听朵朵在电话里大叫：“爸爸，快来——”

李春江惊出一身冷汗，此时已是深夜零点，他是看到朵朵上完自习平安回家后才赶来医院的。“朵朵！”他叫了一声，就往外跑，跟进门换药的护士撞了个满怀。他疯狂地奔下楼，冲出医院，伸手拦了辆的，路上他一次次往家里打电话，可电话占线，他的心快要跳出来。“朵朵，朵朵”，他一遍遍呼唤，生怕可爱的女儿有啥不测。

医院里，被电话击中的叶子荷从床上跳下来，疯了一般往外扑，任凭护工和桃子怎么拦就是阻止不住。平静的医院经她一闹，立刻慌乱起来。值班大夫带着医护人员迅速赶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强行将她摁到床上，桃子扯上嗓子喊：“不就一个电话吗，你紧张什么？”

“朵朵，我的朵朵——”叶子荷完全失去了理智，她心中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一刻，她突然恨起李春江来，恨他当初不听她的劝阻，非要……

十分钟后，李春江赶到家门口。防盗门紧闭，楼道里一派安静，不像是出了什么事。掏钥匙，开门，一切也都正常。进门的一瞬，他嗖地拔出枪，屏住呼吸，一脚踹开门。朵朵从里面扑出来，一下子抱住他。

“爸爸，刀，刀……”

李春江看见，一把飞刀插在阳台通往客厅的门柱上，上面扎着一封信。他的心这才哧地一松，能喘过气了。

“朵朵，别怕，有爸爸在！”李春江拍着朵朵的肩，先让朵朵安定下来。然后走向阳台。飞刀是从阳台窗户里射进来的，李春江后悔自己太过粗心，忘了关好窗子。他取下信，只扫了一眼，便将它撕得粉碎。朵朵抖着身子问：“爸爸，是谁，你到底得罪谁了，上面写了啥？”

“没事，朵朵，不用怕，他们是一伙无聊的人。”

3

马其鸣像是掉进了宴会堆里。

温情的祝福，暧昧的恭贺、表白、暗示，甚至赤裸裸的吹捧。地方上为官竟跟省府里面如此不同。一连数日，他都泡在形形色色的见面会、恳谈会、

情况了解会上，然后是酒宴。没完没了。

他就像突然而至的一位远方亲戚，得到了嘘寒问暖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像是一位新娘子，被一双大手牵着，去四处拜见、认门，跟这个大家庭的主人们一一照面。总之，他算是被展览了一遍，也被检验了一遍。

还好，他坚持住了。原来还想过不了这一关的。马其鸣做县委书记时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他在酒场上连续泡了一个月，直泡得头痛欲裂，胃要烂掉，可后面排队的人还是怨声载道，好像晚跟他吃顿饭头上的乌纱就会丢掉。他终于喝不下去了，拍着桌子骂秘书：“我是一辈子没喝过酒还是咋的，要你天天给我抱来个酒坛子。”结果这话一出，他开罪了不少人——不是那些排着队请他喝酒的人，他们还不把气撒到马其鸣身上；是那些从上面各个角落打电话给他做经纪的人，他们认为马其鸣尾巴翘得太高了，不就一个县委书记吗，给谁摆谱？结果，他在长达三个月里开展不了工作，甚至进入不了角色。

“别小看酒场的威力啊，有时候它比你开常委会还管用。”记得当时有位朋友这样跟他讲里面的奥妙。

现在，马其鸣想安静下来，门认了，面见了，厨房的位置也算是知道了，面柜、碗橱，该他了解的东西算是都给他看到了，接下来就该他这个新娘子进入角色，尝试着给关照他的主人们做饭了。

这个下午，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跟秘书讲，如果没有重要的客人来访，请不要打扰他。然后打开秘书为他准备的政法系统的详细资料，认真翻阅起来。

政法委在四楼办公，马其鸣的办公室在最里面，下午的阳光从窗户泻进来，照得屋子一片暖融融。马其鸣的心情也跟着渐渐晴朗，尽管他是怀着委屈和不满来到三河的，但既来之则安之，马其鸣还是很会调整自己的。按常委会的分工，马其鸣除了分管政法，还要协助市政府抓好招商引资、民营经济的发展等工作。按袁波书记的说法，他来自开发区，有着丰富的招商引资经验和渠道，这也叫资源优势，应该充分挖掘。马其鸣却有自己的想法，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是政府的中心工作，他还是少插手，能集中精力把政法系统抓好就很不错了。

正看着，秘书小田进来说，市公安局吴达功副局长来了，说有工作要汇报。说着把一封信呈他面前。马其鸣一看信封上的字迹，觉得有些眼熟，问

是什么。小田说是吴副局长交给他的，说完便退到了一边。马其鸣打开信，果然是欧阳子兰写的，一手潇洒自如、飘动欲飞的好字。他带着欣赏的目光匆匆看完，心情为之一惊。但他装做若无其事，将信放进抽屉，问：“人呢？”

“在接待室候着。”小田说。

“让他进来吧。”

这个下午，马其鸣是很不想见什么人的，他把手机关了，办公室的电话也拔了。这是他的习惯，人必须专下心来，才能沉到某一事务中去。这段日子见面也好、掌握情况也好，马其鸣在热闹而又乱哄哄的场面中已经隐隐感觉出些什么。到底是什么马其鸣一时说不准，但那份感觉很强烈，或许他正是被那份感觉牵引着才想尽快深入到工作中。

这个吴达功马其鸣并不熟，以前有过一两次接触，留下的印象很模糊。真正认识他还是在公安局的见面会上，老局长秦默因病请假，说是在某个地方疗养，局里的工作暂时由他这个二把手主持。见面会上吴达功留给马其鸣的印象是：讲话水平高，能控制会场气氛，对公安工作吃得透。特别是他的群众基础，看上去很不错，上上下下关系处得非常活泛。活泛这个词，在马其鸣心里是有某种意味的，也许是他总也处不好周边关系的缘故，每到一处，对那些特能处好关系的人马其鸣便特别注意，暗暗地也有过羡慕。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马其鸣越来越觉得，处不好关系是一种劣势，无论什么人，一旦被孤立起来，你的结局便注定是失败，而且败得还很惨。

那天陪同马其鸣去的有政府副市长、组织部副部长及政法委几位副书记，吴达功对这些人都很尊重，但尊重里面却有一份掩不住的熟络，这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主客双方那种坦然、从容，还有会心的眼神、不加掩饰的微笑，都在向别人炫耀着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上面去的人如此，公安局内部更不一般，要不马其鸣怎能说他群众基础不错呢？相比之下，那个沉默寡言的李春江便逊色得多，孤零零的，有点让他这个新来的主管领导同情。

兴许，也是一种惺惺惜惺惺吧。

吴达功微笑着进来了，秘书小田轻轻合上门，很知趣地退到了外面。马其鸣起身，让座，目光不经意地扫了吴达功一眼。吴达功个高，比马其鸣高出一个头，身材保持得很标准，没发福，也不见领导肚，让人一下就联想到他是否在部队上吃过饭，其实却没有。他也是科班出身，西北政法学院毕业，据说学校期间就很活跃。